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薤琳琅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吴壽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金薤琳琅　　目録類二金石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金薤琳琅二十卷明都穆撰穆有

壬午功臣爵賞録已著録是書仿隷釋之例

取金石文字蒐輯編次各為辨證凡周刻二

秦刻六漢刻二十三隋刻五唐刻二十七於

古碑皆録原文其剥落不完者則取洪适隷

釋補之不盡據石本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論其載韓勑造廟禮器碑不知隸釋所録但有碑陰而無兩側乃誤合兩側於碑陰更譏洪适之闕漏又論其所釋兩側之文以河南匽師為河浦退師任城亢父為侯成文父外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内斿字下一字石鼓作𣪠薛尚功作憂此乃作夏曾稽石刻無臯之臯即睪字此作𦤎字書體頗誤又

泰山石刻既天下句泰篆譜既字下有平字與史合而此碑於既字下不註闕文疏略尚往往而有然所録碑刻具載全文令或不能悉見金石文跋尾謂所載貞元九年姜嫄公劉廟碑今已損失三十餘字是可以備參核矣穆别有南濠文略六卷其後二卷即此書所載諸碑跋葢用集古録跋尾編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在可傳可不傳之間不若以

此本孤行也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金薤琳琅卷一

明　都穆　撰

周壇山石刻

吉日癸巳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劒拔弩張之狀地荒且僻歷數千年鮮有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

不遂湮沒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鎮
鎮陽趙其屬郡也公過趙日嘗訪此字於士大夫間
爾後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令劉莊
者因督工鑿取輦置歸我時人始驚觀者日至噫此
刻埋沒人不知識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
於石雖不能言其亦可謂得所遭矣中祐昔聞其妙
近幸權守於此而覩其真且懼經歷久遠一旦圮剥
或墜於地失前妙絶之迹迺俾闢石糊灰括以堅木

鑱廳事右壁而陷置之覆蓋固護庶永存而無弛時

皇祐五年孟夏廿一日 權郡事李中祐記

右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為周穆王書刻贊皇縣壇山石上晉衛夫人謂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蓋指此也歐陽公集古録謂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嘗摹此字而趙州守將命工鑿山龕其字州廨之壁聞者嗟惜趙明誠金石録謂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反類小篆而疑其非真予家舊藏此刻蓋宋

搨本有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跋以其字傳録之如右李跋謂皇祐四年宋公過趙尋訪得之縣令劉莊督工鑿石輦置歸我則宋公之摹字在皇祐而不在慶歷縣令鑿取以歸於州則龕置州廨者中祐而鑿石非其人也我朝宋學士景濂嘗摹其字重刻浦陽山房仍自為跋謂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鬲齊侯鎛鍾諸欵識合又謂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之予觀李跋既得其

實惜歐陽公之未見而學士又考據精當足以祛後人之惑又按宋呉興施宿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内府皆後人所當知者故併著之

周石鼓文

一

闕四字 而師闕十二字 庶左闕四字 滔滔是熾闕四字 不具奪闕五字 肝來闕六字 具闕四字 樂天子闕三字 嗣闕六字 來闕四字

右文十行行七字重文者一共闕五十二字

二

我水既（闕一字）我道既平我（闕一字）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維丙申（闕四字）我其用道我馬既陳敕（闕一字）康康駕彼（闕二字）左驂馺馺（闕二字）遨遨扯（闕二字）女不（闕三字）翰霾（闕二字）我公謂天子余及如（闕三字）害不余及

右文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重文者六共闕二十一字

三

田車既安𨫃音條勒馯馯闕一字從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

騝我以隮于原我闕一字戎止射宮車其寫秀弓寺射麋

豕孔庶麀鹿雉兎其原有紳其闕一字奔大闕一字出各亞

闕二字畀闕一字執而勿射多庶趯趯與𨍥同君子攸樂

右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重文者四共闕七字

四

闕二字鑾車華敕真真音填闕一字弓孔碩彤矢四馬其寫六

轡騖騖徒馭孔庶廓宣搏搏首車載道徒如章原溼陰

趍趍（徐同）六馬射止族族（闕一字）如虎獸鹿如（闕二字）多賢趍

禽（闕二字）我兎允異

右文十行行六字末行五字重文者五共闕八字

五

汧也沔丞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闕一字）漁之㶖又㶖其

斿䟝（初于反）帛魚䲙䲙（音洛）其藴氐鮮黄白其鯾又鱄（音敷）又

鯿（音綿）其朐孔庶臠之𪇛𪇛（丑若反）汪汪（音汙）趚趚（音甫）其魚維

何維鱮維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

右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重文者四共闕一字

六

右文五行行五字闕不成文

七

闕一字猷作原作闕一字導遹我治闕一字除帥彼脟音序闕一字莽爲畨讀若三十里闕一字徽僟僟闕音廼罟闕一字栗柞棫其闕一字槃格庸庸鳴闕一字亞若其華闕一字爲所斿夏闕一字盩導旨樹闕一字合模本下有孫字非

右文十一行行五字末行二字重文者二共闕十一字

八

我車既工攻通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皁君子員員

獵獵員斿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闕二字㪅音調弓弓茲以時

我敺其特其來趩趩彳同𧽤𧽤音憲𤇾𤇾音黄即我即時麀鹿

𧼮𧼮其來大有我敺其樸其來遺遺射其豬豬音委蜀

右文十一行行六字重文者九共闕二字

九

闕三字天零雨雺流迄闕二字渫滋君子闕一字即涉馬闕一字

流闕一字也洎洎闕九字自廓徒騕闕二字維舟以道或陰或

陽揖深以闕三字于水一方闕四字其奔闕五字事

右文十一行行六字共闕三十一字

十

吳人憐丞闕三字載西載北闕四字而闕三字用闕六字大祝享

闕四字執寧逢中囿孔闕一字麀闕五字畽畽大闕五字求又闕六字

字是闕二字

右文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共闕三十九字

三代文字之存於今者唯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文及商周彝欵識與吉日癸巳數字而已商周欵識又不多得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鉤敍則唯石鼓文耳惜其歲久剥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自宣王至宋千有九百餘年理難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

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質頑性堅若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為也見於秦斤以丞為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謂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從山取奉丞髙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

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温彦威使三京以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茍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詩詞嚴古尤非當時之人所能及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余斷然以為宣王田狩

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脩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速速麀鹿逢逢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牲孔阜蓋即石鼓趕趕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他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斾旌即其斿鼎斿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

之謂也曰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即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群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於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即麌麌黃黃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敺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多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

攻吉日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
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為三百篇者此類是也若
以不見收録而遽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
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
人音辯類有得失或前後之相遠或多寡之不同歐
陽集古所録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將資古所
録可見者四百七十四字吾衍氏視資古又加三字
予嘗得宋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較

之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文則一依吾氏及潘氏云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趙古則書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三秦以石鼓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繆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偽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

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爲宇文周時所造作
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爲石鼓論本之定
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跋復謂
蘇昜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而以其
言爲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爲遼濶昜貞
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
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爲史籀書嗣真高宗
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爲籀書者始於蘇

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古則字撝謙宋宗室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瓊山教諭卒於官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

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

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葢嘗有偽為者至

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

向跋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

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

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

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

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

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録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内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説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從而

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

金薤琳琅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金薤琳琅卷二

明 都穆 撰

秦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𢖍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曰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
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
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缺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
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
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
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
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為世重故散騎常

侍御徐公鉉酷躭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獲繹山碑摹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意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已之舊跡焚擲略盡丈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怊悵於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摹本刋石於長安故都國子學庻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州

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右秦嶧山刻石宋淳化中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摹本刻之長安者唐封演謂此碑歷代摹搨邑人疲於供命聚薪焚之邑令取舊文刻置縣廨則嶧山前此嘗有是刻蓋至唐而始焚歐陽公以嶧山無此而疑其非真非也宋董彦遠書跋謂其文考於史記多不合而疑傳者之誤今史記實無此文則傳者未必誤特董氏之自誤耳自文寶刻徐氏本其後翻本頗

多世之評者謂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又予聞之先師李文正公言嘗見秘閣舊本才二十五字今所傳徐本乃其全文而字復加大何哉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刻石之旁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秦刻其所刻乃徐氏摹本故牽聯誤書然此碑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再見文寶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

能書殆以政事而掩之耳

秦泰山刻石

皇帝臨立作制明闕五字廿闕一字六闕二字并闕三字不闕三字軏遠黎登茲闕一字山闕四字從臣思迹本原闕五字德闕一字道闕一字行諸產得宜闕四字

右文五行行十二字存者三十字闕三十字在石之

西面

大義著明陲于後嗣闕四字皇帝躬聽既平下闕五字興夜

寐建設長闕五字

右文三行行十二字存者二十二字闕十四字在石之北面

闕一字經宣達遠近畢理闕四字貴賤分明男女體順慎闕三字昭隔內外靡不清闕五字化闕一字無窮闕一字奉遺詔闕四字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闕七字金石

右文六行行十二字存者四十一字闕二十六字在

石之東面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闕一字如闕二字為之者不稱成功闕二字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闕一字昧死言

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右文七行行十二字存者五十一字闕六字在石之

南面

右秦泰山刻石歐陽公謂其友江鄰幾嘗至泰山視

秦刻石所存僅數十字而其本乃鄰幾所遺趙明誠

謂宋真宗東封兖州守摹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後宋莒公刻之於石其說與歐陽公合明誠復謂大觀間汶陽劉跂親至太山絶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其文刻石自為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明誠復以史記與譜較之不同者凡十數字謂足以正史氏之失予家舊藏此刻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即歐陽公所謂江鄰幾本趙氏所謂兖州及宋莒公摹本是也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

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嘗為人摹搨其三面皆
殘闕蔽闇跋刮摩垢蝕而字始出蓋刻文起西面而
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
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
此則跋之功也董氏書跋謂二世詔書宜在石陰而
今在其南始皇之詔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碑石嘗仆
後之人以一面稍完故樹之南向董又謂石崇九尺
面方二尺餘而跋云石之崇五尺更俟登山訪之

歐陽文忠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蓋在劉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博洽其學古編云石皆剥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邪

秦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壹宇内德惠攸長卅有七年親剸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强

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辠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黔首脩絜人樂同則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

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陲休銘

李斯書嶧山頌湻化間守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

所授本刻於長安國學泰山頌至元間行臺侍御史

李處巽獲劉跂所摸本刋於建鄴郡庠由是其迹僅

存而所傳寖廣予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

江岑石刻頌於山亦斯筆也磨滅久矣好古博雅者

盖願見而不可得予乃以家藏舊本摸勒置於會稽

釁舍庶與嶧泰等文並貽於後但史記攸長作脩長世字作三十追道作追首又作追守軌度作度軌今則俱依石刻至正元年辛巳歲夏五月望日承德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駉識

右秦會稽刻石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其石人稱秦望山碑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廸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

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好集古文不應此獨見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畧雖嘗載之而云疑在越州亦無真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至正初東平申屠子迪為紹興路推官以家藏舊刻刻於路學即今之所傳是也然不知其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絶類豈亦出徐鉉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屠氏嘗藏之歟

中屠氏跋謂石刻與史所載不同者數字今按史云有子不嫁石刻作而嫁史云殺之無罪石刻作無辜史云和安敢誠石刻作敦勉則又跋中之所未及漫識之

秦之罘山刻石

右秦之罘山刻石所存僅二十字蓋二世詔也歐陽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同而字畫皆異而惟以泰山為真吾子行譔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琊石

文皆不類秦刻而不收録及考之董氏書跋謂嶧山刻字與泰山似異疑古人於書形類不一則此又有不當疑者予又安能定是非於其間哉

此刻汝州帖亦嘗載之然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帖多御史大夫臣五字葢宋莒公賜書堂本也

秦琅琊臺刻石

右秦琅琊臺刻石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登琅琊樂之留三月作琅琊臺立石頌德趙明誠謂其頌

詩已亡所存唯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然亦殘闕又謂熙寧中嵡州守嘗摸搨刻之於石予家所藏乃宋莒公刻本僅十有七字皆頌詩中語與嵡本不同俟博識者辨之

秦詛楚文

久湫久讀作故

又有適作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于丕顯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

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仰大沉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淫洪耽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宴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卹祠圭玉犧牲逮取我邊城

新郢音皇及㴝音於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欲復其䀚音凶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輸讀作鞹輸音俞棧輿禮使介老將去聲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上聲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巫咸　文與久湫同

亞駝　亞駝讀作呼沲文與巫咸同

右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駞其石皆出
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
又次得亞駞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
異自石文之出黄魯直張芸叟皆有訓釋歐陽公董
彦遠王順伯皆有論辨歐陽公謂以史記世家攷之
自楚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而疑傳
寫之誤董氏謂秦之詛楚為頃襄也其見亦同順伯
云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恵文王與楚懐王同時從横

爭伯此詛爲懐王也或以楚自成王十八世至頃襄王秦人之文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葉少藴生先順伯亦云熊相疑即懐王二説似爲有見董氏又云其詞若出一時不知一日會盟安得親質三所宋章樵云盟石告神當於其地巫咸在解州鹽池告文不應遠在古雍董氏復謂疑其宗祝分致以告神順伯謂當時告神想不止是見於世者唯此而已此或得之予特疑其自

秦至宋千有餘年嘗沈之於水瘗之於地其字畫纖細理難完好唐人編古文苑雖嘗載其辭而自宋以前薦紳君子曽無一言及之董氏謂歲久石漸刓闕因據舊本得其完書不知所謂舊本果出何時元吾子行博古士也以先秦古器比較此篆絶不相類以為後人偽作但宋世諸公愛其筆跡無有異論予固不得而定之也

金薤琳琅卷二

金薤琳琅卷三

明 都穆 撰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闕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闕二字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讃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

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闕二字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闕二字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於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

三月廿七日壬寅奏洛陽宮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

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

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

言

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

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

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和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和脩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歸除和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闕乙君

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闕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今在曲阜盖魯相乙瑛上書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聞制從之盖在元嘉三年三月後魯相平補以孔和上書於司空府則永興元年六月也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盖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矣

此碑殘闕據宋洪丞相隷釋録其全文盖漢文髙古難得將以供學士大夫之嗜好而不特此碑然也凡予之録漢刻其殘闕者皆以洪本足之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

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宫畢復禮孔子宅拜謁
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
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修上案食醊具以敘小節
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
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燿曰
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
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
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壁雍日祠孔

子以太牢長史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玄德煥炳光於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禋祀餘闕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昔在仲尼叶光之精大帝所挺顔母毓靈承敝遭衰黑
不代倉 闕 汸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
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黄玉嚮應主為漢制道審可
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删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摘洛
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右漢魯相晨孔子廟碑靈帝建寧二年立晨姓守見
於後碑此乃其所上尚書奏章蓋當時之制郡國不
敢直聞朝廷因尚書以達之也碑云到官秋享無公

出酒脯之祠自用俸錢以供禋祀知其為魯之賢相也

魯相晨孔廟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闕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屑僾髣髴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玄靈而無公出享獻之闕一字欽因春饗導物嘉會述脩壁雍社稷品制即上尚

書參以符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

大漢延期彌歴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讃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觀并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

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
墻垣壞決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
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
錢幷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百姓酤買不能得
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
又勑瀆井復民餝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
種一行梓

假夫子家顏母井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觖與佐除
右吏晨孔廟後碑載當時廟享觀禮者自長吏李譙
五官掾孔暢而下凡九百七人可謂盛矣廟享之後
晨復修瀆治井及置守墓之人盖不但如前碑所云
出俸錢以供祀事其有功於孔氏甚大而部吏仇誧
縣吏劉耽亦復補垣除道至通大溝則晨固有以啟
之也吁晨誠賢矣哉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闕育闕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騐思嘆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亓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开官氏邑中闕字一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桓籩柉禁

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宜杼玄汙以注水流
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
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燿敬咏其德尊琦大人
之意逴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缺一字)統華胥承天畫卦顔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
宮大一所授前門九頭以什言教後封百王獲麟来吐
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来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
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

之義以俟知缺一字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族違越絶思修造禮樂胡璉器用存古舊宇愍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缺漆不水解工不事賈深除玄汙水通缺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潁川長社王玄君真二百河東大

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涿郡太守魯麃次公五十故會稽太守魯傅世起千故樂安相魯麃季公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相主簿魯薛陶元方三百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右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說者謂其文雜用讖緯不可盡通予觀東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篤好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弊浸廣至漢之末而其說尤熾見之金石者不特此碑然也帝堯碑云堯遊於玄

河之上有龍授圖堯乃受命成陽靈臺碑云堯母慶都遊觀河濵感赤龍交而生堯魯相史晨孔廟碑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皆怪誕恍惚不經之甚後之君子以為漢儒之陋狹如此而不知其所從来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以光武之明智而慮不及此嗚呼於漢儒乎何尤

韓勑碑隂

故涿郡太守魯麃次公五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

潁川長社王玄真二百故會稽太守魯傳世（闕一字）千相主簿魯薛陶元方三百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樂安相魯麃季（闕一字）千（闕一字）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曲成侯王暠二百遼西陽樂張普仲堅二百潁川長社王季孟三百故督郵魯趙輝彥臺二百河南成皐蘇漢明二百其人處士汝南宋公國陳漢方二百郎中魯充宙季將千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故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御史魯孔翊元世千故兗州從事任城呂育季

華三千任城畨君舉二百太尉掾魯孔凱仲弟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衰文博千任城王子松二百魯孔曜仲曜二百魯孔儀甫闕一字百故頴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任城謝伯威二百處士魯孔方廣率千河南雒陽李申伯百任城高伯世二百魯孔巡伯陽二百文陽蔣元道二百趙國邯鄲宋鎮元世二百相主簿薛曹闕一字濟興三百魯孔憲闕一字則闕一字文陽闕二字文豫二百彭城廣闕一字姜尋孔長二百相中賊史薛紹興公二百尚書侍郎

魯孔彪元上三千平原樂陵朱恭敬公二百薛闕一字高

闕三字魯孔闕一字漢光二百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平原

隰陰馬瑶元冀二百相史卞吕松遠百守廟百石魯孔

恢聖文千彭城龔治世平二百騶韋仲卿二百襄成侯

魯孔建壽千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泰山鮑丹漢公

二百處士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京兆

劉安初二百故薛令河内温朱熊伯珍五百故從事魯

王陵少初二百魯孔朝升高二百魯石子重二百下邳

周宣光二百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故督郵魯开
煇景高二百故平陵令魯麃俟元世五百行義掾魯弓
如叔都二百河閒東州齊伯宣二百魯曹性初孫二百
魯劉仲臣二百北海劇袁隆展世百陳國苦虞崇伯宗
二百魯闕一字元達二百魯夏侯廬頭百魯周房伯臺百
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譔字季松千闕尉闕五字安季興五
百相守史諱在芳世祖三百魯孔建壽二百時令漢中
南鄭趙寡學子闕魯巢壽文闕相闕六字賜公闕一字煇世

平百故丞魏令河南京丁琛叔舉五百河浦退師度闕
澤賢闕二字魯傅闕一字子豫二百侯我交父治真百東郡
武陽桓仲豫二百左尉北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南陽
平氏闕四字二百魯闕二字三百魯孔昭叔祖百元盧城子
二百山陽瑕丘九百元臺三百魯齊伯賢二百河東臨
汾敬闕一字子直千泰山鎮平韋仲元二百闕二字狼子二
百國廣張逵平二百其闕一字處士魯劉聖長二百河南
雒陽左叔虞二百泰山費溟于陵李遺二百上黨長子

楊萬字三百河南偃師骨字闕一通國字闕二東郡武陽董元厚二百故字闕二侯相彭城劉字闕一伯存五百處士魯孔徵子字闕一二百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

右韓勑碑陰隸釋所載凡六十有二人較予家舊搨本闕三十有八一隸釋始曲成侯王暠中洛陽王敬予家本則始涿郡太守魯麃次公終河南樊文高又有大不同者豈隸釋得之傳錄故有此誤要當以搨本為是抑此及史晨後碑歐陽公最號博古皆未之

見唯趙氏金石録有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祇傅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已故能興朴闕二字彫幣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闕三字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之

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闕三字槈田畯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闕三字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休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闕三字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則窀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印高闕三字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彜式其辭曰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閤闕是更夙夜闕二字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

康於天時靡撫茲岱方闕一字彼凶人覆俾闕二字南畝孔

饁山有夷行豐年多黍稱彼兕觥帝賴其勳民斯是皇

疾闕三字乃委其榮忠告慇懃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簠簋

不陳生播高譽沒垂令名永矢不刊億載揚聲延熹七

年七月戊闕造

右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宙孔子十九世孫而融之父

也其事實不見史傳然碑稱其齊聖達道德音孔昭

又稱其治泰山旬月之間民皆解甲服罪可謂無愧

聖人之後者碑在曲阜延熹七年立通志金石畧嘗載其目云未詳所在復載泰山太守孔宙碑云在兖州立於延熹六年自漢有兩孔宙而碑復有二何其繆哉

門生故吏名

門生鉅鹿瘻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鹿瘻陶趙政字元政門生鉅鹿廣宗捕巡字升臺門生東平寧陽韋勲字幼昌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館陶王時

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張典字少高門生魏郡魏孟忠
字待政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門生魏郡館陶吴讓
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文儉字元節門生魏郡館陶鄉
瑱字仲睢門生魏郡鄴叔香字伯子門生東郡東武陽
梁淑字元祖門生東郡衛公國趙恭字和平門生東郡
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東武陽滕穆字奉德門
生東郡樂平桑演字仲厚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
門生東郡樂平梁布字叔光門生東郡樂平桑顯字伯

異門生陳留平丘司馬規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
字顗松門生安平下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下博蘇
覿字伯臺門生安平堂陽張琦字子異門生北海安丘
齊納字榮謀門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劇
秦麟字伯麟門生北海劇如廬浮字遺伯門生北海劇
薛鄉字勝輔門生北海劇高冰字季超門生濟南梁叔
趙震字鄉政門生濟南梁鄒徐璜字幼文門生濟南東
平陵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門生甘

陵貝丘賀曜字升進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明門生
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門
生東郡樂平盧精字子節門生任城任（闕三字）字景漢門
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故吏北海都昌逢祈字伯憙
故吏北海都昌薤章字文理故吏北海都昌魏稱字文
長故吏北海都昌呂規字元規故吏泰山費魚淵字漢
長故吏泰山華毋樓覬字世光故吏泰山南城禹規字
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謀故民泰山費淳于

黨字季闕弟子北海劇陸暹字孟輔弟子陳留襄邑樂禹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班字宣闕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闕弟子沛國小沛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文陽陳褒字聖博弟子汝南平輿謝洋字子讓弟子山陽瑕丘丁瑶字實堅弟子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下王政字漢方

右孔宙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

此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蒞則曰義士義民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而隸釋人間少傳故著之

金薤琳琅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薤琳琅 卷四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吴壽朋

金薤琳琅卷四

明　都穆　撰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頴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爽好惡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盖不得已乃翻爾束帶

弘諭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留宿闕遷闕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踰臯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薦可黜否出闕二字度日恪位佇所在祗肅拜治書御史膺臯陶之闕一字恕闕二字參之闕五字律祇用既平闕博陵太守郡阻山闕三字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闕賊劉闕一字張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

闕五教以博闕削四凶以勝殘乃闕三字爰尚桓桓拯馬蠲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闕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闕三字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舉此闕二字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闕二字大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以病辭官去位閭闕以孝竭闕餘暇徲徯彈琴擊磬闕二字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棐諶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

紀闕綱闕疾彌流乃碩乃闕二字卌九建寧四年七月辛未闕三字哀哉魂神超邁寂兮冥冥遺孤忉絕于嗟想形闕二字哀遠念不欲生羣臣號咷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兮功闕三字識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揆肴數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晳讚所見于時頌闕二字是闕吏崔闕三字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闕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

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惇懿允元叡其玄秀惟嶽降精誕

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我闕四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闕

字也匹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典成闕六

猾殄逆賢倚闕二字庭帝重乃飭自征所臨如神闕

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

惻當享眉耇莫匪爾極大闕三字遐矣不意于嗟悲兮闕三

字息湯湯庶幾復焉所力洛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

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丹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

于嗟闕二字于以慰靈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彪孔子十九世孫與孔宙盖弟兄行嘗為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宗譜皆不見其名字而碑文類此亦不載向微搨本之存則後世不復知有彪矣

孔彪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故吏齊闕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故吏桑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德字伯桓故吏外黄令博陵安

國劉揚字子長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故
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幼公故吏五官掾博陵安
平王瑶字顯祖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故
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故吏五官掾博陵南
深澤程祺字伯友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祚字元
祐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闕
右孔彪碑陰故吏出博陵者凡十有三人故其額不
稱後官而直書博陵洪氏以為故吏函甘棠之恵痛

夏屋之傾相與立碑遂以本郡題其額也此或得之

然予觀漢碑亦往往有書前官者又似不必拘此金

石録乃云不知何謂非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闕二字

伯禽之懿緒以載于祖考之銘也君則監營謁者之孫

脩武令之子體純和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嚴

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看學為儒宗行為士表漢闕

始仕佐職牧守敬恪恭儉州里歸稱舉孝廉除郎中謁
者河内太守丞喪父如禮羣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
郡頓丘令視事四年比蹤豹產化行如流遷九江大守
闕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闕載穆若清風有黃霸
名信臣在頴南之歌以公事去官休神家衖未能一期
爲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大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
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闕一字蠲
細舉大権然疏發不爲小威以濟其仁弼中獨斷以效

其節柰奏闕公彈絀五卿華夏祗肅佞穢者遠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潔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一熹平元年闕月癸闕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南干闕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弘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父息㱿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何悲蓼莪

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闕字一企有紀能不號嗟刋石叙哀其銘曰

巖巖山岳礧落彰較棠棠忠惠令德孔嬫命闕時生雅

度弘緯允文允武厥姿烈違内懐温潤外攝强虐督司

京師穆然清邈當闕緄職為國之榷匪究南山遐邇忉

惻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童齡瞑矣旳旳

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

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

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知而必欲證

之以地里書也歐陽公謂峻最後為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司隷校尉莫曉其義隷釋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隷官尊而職清非列校可比故書之也此足以袪歐公之惑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魯峻碑陰

故吏河內闕一字官闕一字幼流闕三字故吏九江壽春陳龔
伯闕一字五百故吏九江壽春任闕一字孝長五百許吏東
郡領兵許踰伯通五百門生沛國丁良闕一字滎千門生
勃海闕二字呂闕一字世階千門生東郡汝陽敢敦登高千
門生汝南名陵于商明公五百門生南陽新野闕一字顥
文闕一字五百門生平原闕一字路龍顯公五百門生任闕一
字樊兒闕一字太平五百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門生魏郡闕一字丘李牧君伯三百門生魏郡繁陽王輔

子助三百門生河東郡闕一字陽闕二字文智三百門生汝南汝陽郡立闕三字三百門生東郡闕一字邑闕三字松二百門生東郡闕一字平闕四字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闕一字顯闕二字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闕四字二百門生魏郡内黃闕四字二百門生東郡闕一字陽王闕一字少闕一字二百門生汝南濦强尹稜闕二字二百門生汝南濦强尹顥闕二字二百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闕一字二百門生勃海南劉盛興闕二字二百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晨子闕一字二百門生河間

阜成東鄉恭公二百門生平原西平昌劉本景闕一二字
百門生平原張譙伯讓二百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
二百門生濟陰陳氏許仁伯德二百門生濟陰闕一字狐
周維元興二百義士梁國寧陵及强强良二百
右魯峻碑陰歐陽公趙明誠皆失收録至洪丞相隸
釋於漢碑搜羅殆盡而亦復遺焉予家此碑不特人
間少有且文字粗完可讀惜不令三公見之
漢北海相景君碑

惟漢安二年仲秋闕二字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嗚呼哀哉國闕二字寳英彦闕一字疇列宿虧精晚學後時子何穹蒼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實為之豈夫仁哲彼克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流光闕於無窮垂芬燿於書篇身歿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於列圖或繫頌於管弦後來詠其烈竹帛叙其勲乃作誄曰

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根道核藝抱淑守真皛白清方克已治身寔柔寔剛乃武乃

文遵考孝謁假階司農流德元城興利惠民強禦改節
微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以符命守
郡益州路遐戀親躬作遜讓夙宵朝廷建英忠讜拜秩
東行璽追嘉錫據北海相部城十九鄰邦歸向分明好
惡先以敬讓殘僞易心輕黠踰竟鴟梟不鳴分子還養
元元鰥寡蒙祐以寧蓄道脩德 闕 祉以榮紛紛令儀明
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膺之黃朱邵父明府三之台輔
之任明府宜之以病被徵委位致仕民 闕 思慕遠近搔

首農夫輟耒商人空市隨轝飲淚奈何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乃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獻闕賈絶奄忽不闕孝子慟懊顛倒剥摧遂闕克寤永潛長歸州里鄉黨隕涕奔哀故吏怊怛歔欷闕一字佪四海冠蓋驚慟傷懷大命闕期寔惟天闕明主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留嗚呼哀哉

亂曰考積幽穸闕三字兮闕四字翔議郎兮再命虎將綬元元兮規英槼謨主忠信兮羽衛藩屏撫萬民兮闕四字恩

闕二字兮宜參闕一字䊵闕榦禎兮不永麋壽棄臣子兮仁
敷海外著甘棠兮闕石勒銘闕不亡兮
右北海相景君碑金石録云在濟州任城縣葢任氏
在漢爲任城人也予按濟州即今之濟寧州今碑乃
在州學不知何年移置於此通志金石略以不知其
地故直云未詳姚江謝中舍大中近過濟寧搨以見
惠予家自祖宗來藏碑頗富無以予好收録中間得
於朋友之助者十常四五如此碑是也

北海相景君碑陰

故闕一字中部督郵都昌尹忠字定公故門下督盜賊劇闕一字頌字闕一字遠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故門下書佐闕一字陵孫榮字世榮故門下書佐淳于逄闕一字字闕一字成故騎吏劇闕一字麟字闕一字石故吏朱虛孫徵字武闕一字故吏營陵薛逸字伯踰故吏營陵闕二字字中闕一字故吏都昌呂福字益闕一字故吏都昌强闕一字字光闕一字故書佐都昌羽質字孟闕一字故書佐闕一字虛闕二字

字君大故書佐闕一字壽淳于闕四字故書佐營陵徐昌字

昌善故書佐都昌闕一字肜字闕一字甫故書佐淳于孫字

元闕一字故書佐營陵鍾顯字闕一字寶故書佐東安平闕一

字廣字廣宗故書佐劇紀政字世堅故書佐淳于孫晄

字威光故修行都昌台丘暹字世德故修行都昌董方

字季方故脩行營陵曾闕一字字漢興故脩行都昌闕二字

字闕一字久故脩行營陵闕二字字護宗故脩行營陵闕一字

暹字武闕一字故脩行營陵臨照字景耀故脩行都昌張

騣字臺（闕一字）故脩行營陵淳于登字登成故脩行營陵顔理字中理故脩行營陵水丘郎字君（闕一字）故脩行都昌呂興字世興故脩行都昌逢進字世安故書佐劇徐德字漢昌故書佐劇姚進字元豪故書佐劇邴鍾字元鍾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故脩行都昌張（闕一字）字季遠故脩行劇中（闕一字）字季遠故脩行平（闕二字）允字伯允故脩行淳于趙尚字進卿故脩行都昌叚晉字世節故脩行都昌齊晏字（闕一字）子故午營陵（闕一字）遷字世達故

午營陵昌敏字元成故午淳于董紀字元祖故午營陵闕良字世勝故午朱虛旻詩字孟道故午都昌呂立遷字孟堅故闕二字都昌齊冰字文達故闕二字都昌張亮字元亮闕二字虎闕二字故臣吏慎終追遠闕六字墳園闕二字禮備陵成闕一字立樹列既就聖典有制三闕三字墓側歲壞闕六字遺辭以明闕三字靈瑕顯降吾嘉祐

右景君碑陰列門下書佐及故吏等中有修行凡十

九人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為循修字畫相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於漢而後漢書舊皆出傳録則以修為循者特傳録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且復引晉書為證殊不知晉書修於唐其亦曰循行蓋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

同下闕

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久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為氏焉武氏蓋其後也適周遐邈歷世曠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爵位相踵闕朝忠臣君幼闕顏閔之闕一字質長斆游夏之文學慈惠寬闕孝友玄妙苞羅術藝貫洞聖闕博兼闕二字耽綜典籍闕三字純求福不回清聲美行闡形遠近州郡貪其高賢闕二字請以闕二字歲舉闕翼紫宮闕二字詔除光顯王

室有闕於國帝庸嘉之掌司古闕領校祕鄭研闕幽微追昔劉向揚賈之徒比闕萬矣時戎闕二字匡正一闕二字朝廷惟憂闕二字有司闕二字舉君斑到官之日闕厲吏士哮虎之怒薄伐闕九字並百姓賴之邦域既寧久勞於外當還本朝以叙左右以永嘉元年闕月闕日遭疾不闕哀闕於是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感闕為自古在昔先聖與仁闕二字興替闕二字人存生榮死哀是闕萬年伊君遺德闕孔之珍故闕石銘碑以

旌明德焉其辭曰

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譙闕守約唯誼是從孝深凱風志潔羔羊樂是闕二字恬此闕光孳孳臨川闚見闕墻庶仰其首微妙玄通闕然清闕六字升闕為帝股肱扶助大和萬民闕一字蒙顯宗闕二字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晻忽徂逝闕四字不享闕者大命闕二字百遺惟闕后帝感傷學夫喪師士女悽愴闕表金門令闕不忘垂闕後昆萬載歎誦

尚書丞沛國蕭曹之闕宣成武令中山安意曹种字闕二豐令下邳良成徐崇字闕二故陳留府丞魯國魯字闕四防東長齊國臨菑闕紀伯允書此碑嚴祺字伯曾

右漢燉煌長史武斑碑歐陽公謂其字畫殘滅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趙氏謂以所藏本考之斑官閥氏族與卒之年月皆歷歷可辨趙氏生歐公之後不應其本若是豈歐公者捐於當時而趙氏者得之古捐邪予家本視趙氏雖若不逮然亦有可讀者

金薤琳琅卷四

金薤琳琅卷五

明 都穆 撰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久遊太學藐然高厲鮮於雙匹學優則仕為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闕二字郎

中遷執金吾丞遭孝桓大憂屯守玄武感哀悲慟加遇害
氣遭疾隕靈闕四字君即吴郡府卿之仲子燉煌長史之次
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載德不忝闕四字命闕不竟台衡蓋觀
德於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辭曰
天降雄彦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内闕一字三署
外闕師旅闕勒屯守舊威闕武闕旗絳天雷震電舉軼
燿赫然陵惟哮虎當遂股肱闕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
闕咎癋平我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咸懷傷

愴遠近哀同身沒闕二字 萬世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歐陽公謂其文字殘缺不見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予家本殘缺與歐公同而隸釋所載者則又往往可讀如云君即吳郡府卿之子燉煌長史之次弟此乃其氏族之所出也但碑文簡短不書卒葬年月歐公特未之知耳

漢荆州刺史度尚碑

君諱尚字博平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嚴之後闕

亦世掌位統國法度秦無天闕和之純質秉黃中之正性智含淵藪仁隆春煖義高秋雲行潔氷霜慷慨壯厲臨闕休譽固已著矣及其典牧必招振賢才抽拔幽逸選名所任極當世之秀士養民有闕令聞彌崇暉光日新可謂盛德者已初奉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玄化潛洞百姓闕數縣恩信並宣令行禁止以從父憂去官吏舉孝廉為右校令是時南蠻蠢動擢拜闕醜殊俗賓服遠人用綏封右鄉侯遷遼東太守旬月之間歲貉寧輯

會楊賊畔於闕拜中郎將料敵制勝威謀合神持重優於營
平深入則輕冠軍附士渥於李廣御衆闕同滋味必達井辦
幕然後飲舍惠以厚下説以犯難是故所征輒克師徒無
頽闕冠殄殪干戈載戢走馬以冀朝貪厥重復拜荆州刺
史以故秩居册書慰薦因賜闕之荆域號慕雖周人之思
召伯弗此踰也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艾之詩乃闕曰
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該克忠克貞粤初發藻在
彼上虞邁種厥德闕矣匪禄是榮無言不讎帝揚厥

聲俾作配闕往撫于荆撫荆惟何南夏是闕邦家載彼海外績莫匪嘉天生我侯實為民望心乎其愛四方是卬如何不永闕而不死芳烈遺兮

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時維闕歲闕

右漢荆州刺史度尚碑尚後漢書有傳碑今在徐州州治蓋咸化間吾鄉顧君崇善以工部郎中管理河道見其淪於湖陵城閘出之遂置於此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湖陵城東有度尚碑則自漢至晉自晉至今

而此碑未嘗徙也又隷釋云政和中廵檢王當世見其在湖陵荒野遷之官廨後邑令滕君欲徙碑於沛舟載而覆沉没不出又其後劉宗義攝令乃立之於使星亭然不知此碑何年復淪入水中今惟存其首

漢荆州刺史度侯之碑九字其餘文字悉皆漫滅特頑然片石而已葢閘水撞激日久其字之不存宜也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

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諱憬字君光體性

敦仁天姿篤厚行興閭門名闕州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遷汝南固始相遂遷拜桂陽廼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政以德綏化猶風騰撫集烝細闕綏有方進則貞直退則錯枉崇舉濟濟吉士充朝抬訓闕蒙開誘六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信感神祇靈瑞符闕嘉穀生於野奇草像闕一字蓂莢根之樹超然連理於此闕時邦域惟寧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紅壹由此水其水源也出于王禽之山山蓋隆闕三字于天泉肇沸

踊發射其顛分流離散為十二川彌陵隮阻丘阜錯連隅陬壅遏未由騁焉爾乃貫山鑽石經闕四字揚爭怒浮沈潛伏虵龍蛣屈澧隆鬱浥千渠萬澮合聚谿澗下迤安闕一字六瀧作難湍瀨闕二字泣沄潺湲雖詩稱百川沸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蓋莫若斯天軌所經惡得已改其下注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闕勿荒忽臚䐈不相知及其上也則犀葦相隨檀柂提闕唱號慷慨沈深不前其成敗也非徒喪寶玩隕珍奇替珠貝流象犀也往

古來今變甚終矣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遺訓闕應龍之畫傷行旅之悲窮哀闕一字人困卮感蜀守冰殄絶犂堆嘉夫昧淵永用夷易迺命良吏闕一字帥壯夫排磧闕一字石拔之寥闕二字高墳下鑿截回曲弼水之邪性順導其經脉斷碨㠑之電波弱陽侯之汹涌由是小蹊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南至升涉周旋功萬於前除昔闕二字樹基於茲雖非龍門之鴻績亦人君之徳宗故船人嘆於水渚行旅語於塗陸孔子曰禹不決江

踈河吾其魚矣於是熹平二年嵗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
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遵承典憲宣揚徳訓帥禮不
越欽仰高山乃與邑子故吏龔臺郭蒼龔雒等命工㲠
石建碑於瀧上勒銘公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其辭曰
乾坤剖兮建兩儀剛柔分兮有險夷咨中嶽兮穆崔
嵬嘆衡林兮獨傾虧增陵陗兮甚嶇隋鮌莫渉兮禹不
規仰王禽兮又崔嵬俯瀧淵兮恒以悲岸參天兮無路
蹊石縱横兮流洄洄波隆隆兮聲若雷或抱貨兮以從

利或追恩兮有赴義氾舟楫兮有不避闕躬軀兮於玄
池委性命兮於芒緇憯寒慄兮不皇計忽隨流兮殆忘
歸懿賢后兮發聖英閉不通兮治斯谿壓巨石兮以湮
填開切闕一字兮導曲機摧六瀧兮弱闕五字兮散其波威
怒定兮混瀾瀾息聊啾兮闕五字逝兮蛟龍蔵陸老唱兮
臚人歌名冠世兮超踰倫今稱闕兮燿流沙功斐斐兮
鏡海裔君乎君壽不訾
右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歐公謂其名已殘闕但知

其字為君光而已趙氏引曾南豐之言謂周君名昕以為歐公考之未詳而其後小字復謂歐公集別有一跋云周君名憬而又以為字頗近之予按隸釋云君諱憬字君光與歐公後跋正合則南豐所謂名昕者固為失之而趙氏又何必置疑於其間哉

此碑元季廬陵陳謨跋謂漢刻本在隴上唐重刻本在曲江廟中不知何時徙置郡學韶州守錢旭既新府治以韶在漢屬桂陽乃徙置之後楊文貞公跋亦

云碑在韶州府治按府治今為王府碑由是仍徙曲江廟中東廣漢碑絶少所有惟斯而已

周府君碑陰

故曲紅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故含洭長南郡闕一字蒼陸字闕夏故湞陽守長南平丞長沙漢昌蹇祇字宣節故行事耒陽華夏字漢威故荆州從事曲紅龔臺字少譙故荆州從事曲紅郭蒼字伯起故荆州從事郴王昺字季尼故南部督郵曲紅龔雄字闕然故吏曲紅鄧

音字孝直故吏曲紅朱隲字義德故吏曲紅張涼字子
才故吏曲紅龔達字叔通故吏曲紅黄郜字世尼故吏
曲紅周蓋字伯嘗故吏曲紅黄晏字子齊故吏曲紅馬
珪字元序故吏曲紅潭承字曼升故吏曲紅劉鵠字季
產故吏曲紅黄祺字叔仁故吏曲紅周習字仲鸞故吏
曲紅劉越字子省故吏郴褚禧字闕讓故吏耒陽蔡闕
字巳明故湞陽左尉零陵泉陵闕三字故吏湞陽劉萌字
仲闕故吏湞陽左勝字仲升故吏湞陽左龢字妙舉故

吏湞陽宋碩字子張故吏含洭克禹字公制故吏含洭張郃字曼威故吏含洭黄詳字伯節工師南陽宛王遷字子彊

漢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盖堯之苗本姓闕二字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闕三字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顔原兼脩季由聞斯行諸砥仁癘闕四字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賓位左馮翊

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盧江太守兄鴈門太守闕三字孝

長發其祥誕降於君天資純懿昭前之美少以文塞敦

庬允元長以欽明耽詩悅書闕三字秋仕郡辟州舉孝廉

除郎中即丘侯相膠東令遵尹鐸之導保鄣二城參國

起按班叙闕三字本肇末化速郵置州舉尤異遷會稽東

部都尉將繼南仲邵虎之軌飛翼軫之旌操闕三字綏

來王之蠻會喪太夫人感倍人之凱風悼蓼莪之劬勞

寢闇苫闕一字仍闕上言倍榮向哀札服祥除徵拜議郎

右北平太守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戎戢土佚
費省巨億懐闕四字靜有績遷頴川太守脩清滌俗招拔
隱逸光大茅茹國外浮闕一字淡界繆動氣泄狂闕五字歸
來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議郎遷太醫令京兆尹舊都餘
化詩人所詠並有亡新君闕四字隆寛慓鷙火光物隕霜
剿姦振滯起舊存亡繼絶恩降乾太戚肅剥坤本朝録
功入登衛闕二字翼紫宮夙夜惟寅委蛇在公有單襄穆
典謨之風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闕失順其文舉

已從政者退就勑巾永康之末君衛孝桓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處六師之帥維時假階將授衮職受任浹旬奄離寢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闕二字弔賻禮百賔臨會莫不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蓋雅頌興而清廟肅中庸起而祖宗闕故仲尼既殁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昭于宣闕一字以旌德銘以勒勲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闕三字采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祕將來其辭曰

峩峩我君懿烈孔純高朗神武歷世忠孝馮隆鴻軌不忝前人寛猛不主德義是經韜綜頊闕温故前呈攬英接秀踵迹晏平初據百里顯顯令聞濟康下民矔武南會逌民是鎮惟闕三字憂及退身叅議帝室剖符守藩北靖闕二字有闕有聲旋守中獄幽滯以榮邁種舊京闕四字含澤戴仁闕二字攸寧克長克君不虞不陽維明維允燿缺一字聲香能悊能惠尅亮天功入統缺二字赳赳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後行兢兢業業素絲羔羊誾誾侃侃顒顒昂昂蹈規履榘金玉其

相謇謇王臣羣公憲章樂只君子缺二字無疆銘勒金石

缺五字閅缺二字萬世是傳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

右漢衛尉衡方碑其叙門閥云伊尹在殷號稱阿衡

因以為氏君考廬江太守兄雁門太守叙官秩云歷

郎中即丘侯相膠東令遷會稽東部都尉徵拜議郎

北平潁川兩太守太醫令京兆尹入登衛尉至步兵

校尉叙卒葬云年六十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

卒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丈字詳悉頗為完好漢

碑中之不易得者洪丞相謂碑云履該顔原即顔淵原憲予觀其下繼之云兼修季由蓋仲由一字季路季由即季路也

金薤琳琅卷五